

冯梦龙三大异书

谈概

◎冯梦龙 / 著 ◎杨 军等 / 点评

tangai

FENGMENGLONGSANDAYISHU

長 春 出 版 社
CHANGCHUN PUBLISHING HOUSE

冯梦龙三大异书

谈概

◎冯梦龙 / 著 ◎杨 军等 / 点评

tangai

FENGMENGLONGSANDAYISHU

長 春 出 版 社
CHANGCHUN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谈概 / (明)冯梦龙著;杨军等点评. —长春:长春出版社,
2004.1
(冯梦龙三大异书)
ISBN 7-80604-047-1

I.谈... II.①冯... ②杨... III.笔记小说—中国—明代 IV.I24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04864 号

冯梦龙三大异书·谈概

原 著: 冯梦龙

点 评: 杨军等

责任编辑:张耀民 装帧统筹:王国擎 封面设计:王国擎

长春出版社出版

长春出版社美术设计制作中心制作

(长春市建设街 1377 号)(邮编 130061 电话 8569938) 长春市新世纪印业有限公司印刷

787×1092 毫米 16 开本 28.75 印张 542 千字

新华书店经销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全三册)198.00 元

网址:www.cccbs.net

目 录

迂腐部第一	001
怪诞部第二	017
痴绝部第三	026
专愚部第四	034
谬误部第五	047
无术部第六	061
苦海部第七	074
不韵部第八	085
癖嗜部第九	096
越情部第十	111
佻达部第十一	118
矜嫚部第十二	130
贫俭部第十三	145
汰侈部第十四	154
贪秽部第十五	160
鸷忍部第十六	169
容悦部第十七	180
颜甲部第十八	190

参 目 录

闰诚部第十九	206
委蜕部第二十	213
谲智部第二十一	228
僇弄部第二十二	239
机警部第二十三	256
酬嘲部第二十四	267
塞语部第二十五	282
雅浪部第二十六	294
文戏部第二十七	310
巧言部第二十八	329
谈资部第二十九	342
微词部第三十	354
口碑部第三十一	373
灵迹部第三十二	388
荒唐部第三十三	403
妖异部第三十四	416
非族部第三十五	429
杂志部第三十六	443

迂腐部第一

本卷所谈的迂腐大体可分为两类。《修身为本》以上各则故事讲的是主人公在政务方面表现出来的迂腐，以下各则故事讲的是主人公在生活小事上表现出来的迂腐，但也有个别涉及政务的故事。后半部分内容较杂，有迂腐地乱忌讳，有迂腐地处理夫妻问题，有以迂腐的方式表现自己的清廉，有以迂腐的方式表现自己的学问，等等。少数故事，如《刘王辱骂》、《昌州佳郡》、《束带应兄语》、《束带耕田》、《不近妓》、《饮食必以钱》诸则，其人固然憨得可笑，但读来觉得其憨态中也有一种可爱，而其余各则，却都觉得主人公蠢得可笑了。

子犹曰：天下事被豪爽人决裂者尚少，被迂腐人耽误者最多。何也？豪爽人纵有疏略，譬诸铅刀虽钝，尚赖一割。迂腐则尘饭土羹而已，而彼且自以为有学、有守、有识、有体，背之者为邪，斥之者为谤，养成一个怯病天下，以至于不可复，而犹不悟。哀哉！虽然，丙相、温公自是大贤，特摘其一事之迂耳。至如梁伯鸾、程伊川所为，未免已甚，吾并及之，正欲后学大开眼孔，好做事业，非敢为邪为谤也。集《迂腐》第一。

问牛

丙吉为丞相，尝出，逢斗者，死伤横道，吉过之不问。已而逢人逐牛，牛喘吐舌，吉止驻，使骑吏问：“逐牛行几里矣？”掾吏谓丞相前后失问。吉曰：“民斗相杀伤，长安令、京兆尹职所当禁备逐捕；岁竟，丞相课其殿最，奏行赏罚而已。宰相不亲小事，非所当于道路问也。方春，少阳用事，未可太热，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时气失节，恐有伤害。三公典调阴阳，职所当忧，是以问之。”

驱驴宰相

王及善才行庸鄙，为内史，时谓“鸬集凤池”。俄迁右相，无他施設，唯不许令史輩将驴入台，终日驱逐。时号“驱驴宰相”。

弹发御史

宋御史台仪：凡御史上事，一百日不言，罢为外官。有王平，拜命垂满百日，而未言事。同僚诮之，或曰：“王端公有待而发，必大事也。”一日闻进札子，众共侦之，乃弹御膳中有发。其弹词曰：“是何穆若之容，忽睹鬻如之状。”

鹅鸭谏议

高宗朝，黄门建言：“近来禁屠，止禁猪羊，圣德好生，宜并禁鹅鸭。”适报金虏南侵，贼中有“龙虎大王”者甚勇。胡侍郎云：“不足虑！此有‘鹅鸭谏议’，足以当之。”

成、弘、嘉三朝建言

成化间，一御史建言顺适物情，云：“近京地方，行役车辆骡驴相杂。骡性快力强，驴性缓力小。今并一处驱驰，物情不便，乞要分别改正。”弘治初，一给事建言处置军国事，云：“京中士人好着马尾衬裙，因此官马被人偷拔鬃尾，有误军国大计，乞要禁革。”嘉靖初，一员外建言崇节俭以变风俗，专论各处茶食铺店所造看桌糖饼：“大者省功而费料，小者料小而费功，乞要擘画定式，功料之间，务在减省，使风俗归厚。”

宋罗江

庆历中，卫士震惊宫掖，寻捕杀之。时台官宋禧上言：“此失守于防闲故耳。闻蜀罗江狗赤而尾小者，其傲如神，须诏索此狗，豢于掖庭，以备仓卒。”时号为“宋罗江”。

罗擒虎、张寻龙

嘉靖中，察院罗相上言：“越州多虎，乞行下措置，多方捕杀。”正言张次贤上言：“八盘岭乃禁中来龙，乞禁行人。”太学诸生遂有“罗擒虎”、“张寻龙”之对。

引《月令》

甘延寿、陈汤既斩郅支单于首，请悬头藁街蛮夷邸间，以示万里，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丞相匡衡议：“《月令》：春，掩骼埋胔之时，宜勿悬。”

谏折柳

程颐为讲官。一日讲罢，未退，上偶起凭栏，戏折柳枝。颐进曰：“方春发生，不可无故摧折。”上掷枝于地，不乐而罢。

贤良相面

唐肃宗时初诏贤良，一征君首应。上极喜，召对。无他词，但再三瞻望上颜，遽奏曰：“微臣有所见，陛下知不？”上曰：“不知。”对曰：“臣见圣颜瘦于在灵武时。”上曰：“宵旰所致耳。”举朝大笑。帝亦知其为妄人，恐塞贤路，乃除授一令。

京兆尹祷雨

唐代宗朝，京兆尹黎干以久旱祈雨，于朱雀门街造土龙一具，悉召城中巫覡，以身杂入，共舞于龙所。观者嗤笑。弥月不雨，又请祷于文宣王庙。上闻之，戏曰：“丘之祷久矣。”

请禅天下

孝昭时，泰山莱芜山南有数千声，民视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又上林苑中，大柳

迂腐部第一

树断枯卧地，亦自立生。陆孟推《春秋》之意，以为“石立柳生，当有从匹夫为天子者”。即说曰：“董仲舒有言：‘虽有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圣人之受命。’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汉帝宜谁差天下，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后，以承顺天命。”使友内官长赐上此书。霍光恶其妖言惑众，诛之。

卦宜娱乐

宋侍读林瑀，自谓洞于《周易》，尝以仁宗时合《易》之“需”：“‘需’之象曰：‘君子以饮食宴乐。’须频宴游，务娱乐，始合卦体，而天下治。”仁宗骇其说，斥之。

哭天

汉兵盛，莽忧甚，不知所出。崔发言：“《周礼》及《春秋》：国有大灾，则哭以厌之。故《易》称‘先号咷而后笑’。宜哭天求救。”莽乃率群臣至南郊，陈其符命本末，因搏心大哭，气尽，伏而叩头。又作告天策千余言，诸生小民令旦夕哭，为设餐粥，凡能诵策文者，除以为郎，至五千余人。汉兵入都门，宫中火，莽避火宣室前殿，火辄随之，宫人号呼。时莽绀袍服带玺绂，持虞帝匕首，天文郎按于栊前，时日加某，莽旋席随斗柄而坐，曰：“天生德于予，汉兵其如予何！”

《孝经》可退贼、息讼、却病

张角作乱，向栩上便宜：“不须兴兵，但遣将于河上，北向读《孝经》，贼自消灭。”

国初有孝子王渐，作《孝经义》五十卷，事亦该备。而渐性鄙朴，凡乡里有斗讼，渐即诣门高声诵《义》一卷。后有病者，亦请渐诵书。

修身为本

藩司吴梦蜚家有怪，时出以窃饮食，间窃衣饰金银。吴厌苦之，偶诉监司徐公。徐曰：“邪不胜正。”朱书“修身为本”四大字，令贴堂中。鬼见，拍手揶揄，且出秽语。徐大作。

迂腐有种

唐昭宗时,郑棨为相。太原兵至渭北,天子竭于攘却之术。棨奏对,请于文宣王谥号中加一“哲”字。后棨孙珣相梁末帝,唐庄宗兵入汴,帝惶恐不知所为,珣献一策:“愿得陛下传国宝,驰入唐军,以缓其行,而待救兵之至。”帝曰:“宝不足惜,顾卿之行能了事否?”珣俯首徐思曰:“但恐不易耳!”

开元间,上东封泰山。历城令杜丰办供应,以为从幸人多,设有不虞,仓卒不备,乃造凶器三十具,置诸行宫,光彩赫然。有刺史骇谓:“主上封岳祈福,谁造此不祥?”将索治丰。丰逃卧妻床下,诈死,得免。时丰子杜钟为兖州参军,掌厩马刍豆,曰:“御马至多,临日煮之不给,不若先办。”乃煮粟豆二千余石,热纳窖中,及至,皆臭败矣。

治平之学

元胡石塘应聘入京,世祖召见,不觉戴笠倾侧。及问所学,对曰:“治国平天下之学。”上笑曰:“自家一笠尚不端正,又能平天下耶?”竟不用。

舒太守笑

舒玉性耽经史,对客语,未尝有笑容。知常州日,值宾僚大会,倡优在庭,公忽大笑。僚佐呼优,犒之曰:“汝能使太守开颜,真可赏也!”一人窃疑公笑不由此,乘间问公。公曰:“畴日席上,偶思‘咸’、‘蹇’二卦,豁悟微旨,自喜有得,故不觉发笑耳!”

许子伯哭

许子伯与友人言次,因及汉无统嗣,幸臣专朝,世俗衰薄,贤者放退,慨然据地悲哭。时称“许伯哭世”。

孝 泌

江泌，字士深，有孝行，族有与泌同名者，世谓为“孝泌”以别之。然菜不食心，谓其有生意。衣敝多虱，以绵置壁前；恐虱饥死，复置衣中。

郭逵将略

郭逵伐交州，行师无纪律，其所措置，殆可笑也。进兵有日矣，乃付诸将文字各一大轴，谓之将军下令，字画甚细，节目甚繁。又戒诸将不得漏泄。诸將近灯火窃观之。徐禧尝见之，云：“如一部《尚书》多，禧三日夜读之，方竟。”则诸将仓卒之际，何暇一一也？内一事云：“一、交人好乘象，象畏猪声，仰诸军多养猪，如象至，则以锥刺猪，猪既作声，象自退走。”

反支日 忌日

王莽败，张竦客池阳，知有贼，当去，会反支日，不去，因为贼所杀。

泾州书记薛昌绪，天性迂僻。梁师入境，泾帅宵遁，临行攀鞍，忽记曰：“传语书记，速请上马！”连促之，薛自匿草庵下，出声曰：“传语太师：但请先行，今日辰是某不乐！”泾帅怒，使人提上鞍辔，捶其马而逐之，尚以物蒙其面，云：“忌日礼不见客。”

奇技自献

新莽时，博募奇技可以攻匈奴者，将待以不次之位。言便宜者以万数。或言能渡水不用舟楫，连马接骑，济百万师。或言不持斗粮，服药物，三军不饥。或言能飞，一日千里，可窥匈奴。莽试之，取大鸟翮为两翼，头与身皆着毛，通引环纽，飞数百步，堕。莽犹欲获其名，皆拜理军。

李晟、张一中谈兵

成化二年，都察院经历李晟言边务、兵机各五事。以荐用旧臣，非所宜言，降调

为通判。弘治元年，复上疏，言“臣学兵法四十年，得其奇要”。上《战法》一篇、《急务》二篇，高自称许。上命工部试造战车弓弩，俱不可用，坐虚废钱粮，降四级，为云南曲靖卫知事。十年，复上疏言边事，稍迁都察院照磨。十五年，迁鄖阳府抚民同知，不肯行。明年，复上疏，愿边方自效，得旨候有西北边兵备员缺推补。正德四年，冒候缺兵备金事上书，献《安攘六论》。下兵部，参其大言无实，垂老不悟，姑免罪，放回闲住。八年，再冒銜上兵书五种，仍放回。史称其所制全身铁甲，工部铸而俾试之，行数步辄仆焉。

张进士一中，初名宽，湖广襄阳人。流贼犯襄阳，宽以翰林检讨自乞赞军务，建策驱流人还乡，累死者以千万计。寻升按察金事，坐贪淫革职。至是北虏犯塞，潜来京师，上疏请易旗号盔甲皆为黄色，牌面皆作虎形，曰：“黄为中央之土，以克北方之水。虎惊胡马之目，见必惧退，然后以神枪药箭射之。”且自谓秘机，不敢详于副封，奏疏乞留中不出。下兵部，参其庸妄干进，罢之。

献策官銜

高邮学正夏有文，弘治末献书阙下，曰“万世保丰永享管见”。上嘉之，更“管见”二字曰“策”。夏遂书官銜云“献万世保丰永享管见天子改为策字高邮州学正夏有文”。

刘、王辱骂

刘宽尝坐客，遣苍头市酒，去久，大醉而还。客不堪之，骂曰：“畜产！”宽须臾遣人视奴无恙否，顾左右曰：“此人被骂畜产，辱莫甚焉，吾惧其自杀耳！”

王昕在东莱，获杀其同行侣者，诘之，未服。昕从容谓曰：“彼物故不归，卿无恙而返，何以自明？”邢邵见文襄，说此以为笑乐。听闻之，诣邵曰：“卿不识造化！”还谓人曰：“子才应死，我骂之极深。”

罚人食肉

李载仁，唐之后也，避乱江陵，高季兴署观察推官。性迂缓，不食猪肉。一日将赴召，方上马，部曲相殴。载仁怒，命急于厨中取饼及猪肉，令相殴者对餐之，复戒曰：“如敢再

犯，必于猪肉中加之以酥！”

河南令

宋子京留守西都，有同年为河南令，好述利便。以农家艺麦费耕耨，改用长锥刺地下种，自旦至暮，不能一亩。又值蝗灾，科民畜鸡，云：“不惟去蝗之害，兼得畜鸡之利。”克期令民悉呈所畜。群鸡既集，纷然格斗，势不能止，逐之飞走，尘埃障天。百姓喧阗不已，相传为笑。

归、王吏治

归太仆有光滴官吴兴。每治事，胥吏辈环挤案旁，几不容坐。归以笔饱蘸，捉向诸人，曰：“诸君若不速退，我便洒将来也！”合堂大笑。

吾苏王中吴先生，厚德而拙于吏治。由乡科为县令，每视事有疑，辄密缄条纸，质之记室。一日拆封，见吏匿银，怪之，亟为传问，得教云：“此弊也，宜重惩。”王为点头。久之拆完，王问吏何以匿银，吏坚讳。搜之不得，怒责十板。既退，余怒未息，述诸记室。记室曰：“何不监追赃物，而轻释乃尔！”王摇首曰：“使不得！责至七八板时，彼羞极，面俱发赤矣！”

掾史养名

汉朱博迁琅琊太守。齐部舒緩养名，博新视事，右曹掾史皆移病卧。博问其故，对言：“惶恐！故事，二千石新到，辄遣吏存问致意，乃敢起就职。”博奋髯抵几曰：“齐儿欲以此为俗耶！”皆斥罢之，白巾走出府门。郡中大惊。

不禁盗坟

一朝士赋性甚迂，知河中府龙门县。有薛少卿者，寄籍于县，坟茔松楸，忽经盗砍，因诣县投牒陈诉。朝士判曰：“周文王之苑囿，尚得刍豢；薛少卿之坟茔，乃禁樵采？”

昌州佳郡

李丹授昌州倅，以去家远，乃改鄂州。彭渊材闻之，吐饭大步往谒李，曰：“谁为大夫谋？昌，佳郡也？”李惊曰：“何以知其佳？”渊材曰：“海棠无香，昌州海棠独香，非佳郡乎？”

忌 讳

宋文帝好忌讳，文书上有凶败丧亡等字，悉避之。改骕字为马边瓜，以骕字似祸故也。移床修壁，使文士撰祝，设太牢，祭土神。江谧言及“白门”，上变色曰：“白汝家门！”后梁萧詧恶人发白。汉汝南陈伯敬终身不言死。

谢在杭云：“余所见缙绅中有恶鸦鸣者，日课吏卒左右，彀弓挟弹，如防敌然。值大雪，即不出，恶其白也。官文书一切‘史’字、‘丁’字、‘孝’字、‘老’字，皆禁不得用。”

柳冕为秀才，性多忌讳，应举时，有语“落”字者，忿然见于词色。仆夫犯之，辄加捶楚。常谓安乐为安康。闻榜出，遣仆视之。须臾，仆还，冕迎门曰：“得否？”仆曰：“秀才康了。”

龙骧多讳

《厌胜章》言：“泉乃天毒所产鬼，闻者必罹殃祸。急向泉连吐十三口，然后静坐，存北斗一时许，可禳焉。”汉蒙州刺史龙骧，武人，极讳已名喈。又父名，子名邛，亦讳之。故郡人呼泉曰“吐十三”，鹄曰“喜奈何”，蛩曰“秋风”。部属私相告云：“使君祖讳饭，亦当称甌粥耶？”

讳父名

则天父名彧，改华州为秦州。章宪太后父名通，改通州为同州。朱温父名诚，以其旁类戊，改戊己为武己。杨行密父名怵，与夫同音，凡御史大夫、光禄大夫，皆去“夫”字。

唐李贺以父名晋，终身不举进士。

迂腐部第一

袁德师，给事中高之子。九日出糕啖客，袁独凄然不食。北齐刘臻性好啖蜋，以音同父讳，呼为扁螺。

范晔以父名泰，不拜太子詹事。

吕希纯以父名公著，辞著作郎。

刘温叟父名岳，终身不听乐，不游嵩、华。

徐积父名石，平生不用石器，不践石。遇石桥，使人负之而趋。

讳己名

田登作郡，怒人触其名，犯者必笞，举州皆谓灯为“火”。值上元放灯，吏揭榜于市曰：“本州依例，放火三日。”

宋宗室有名宗汉者，恶人犯其名，谓汉子曰“兵士”，举官皆然。其妻供罗汉，其子授《汉书》，宫中人曰：“今日夫人召僧供十八大阿罗兵士，太保请官教点兵士书。”

求七十二世祖坟

熊安生在山东时，或诳之曰：“某村故冢，是晋河南将军熊光。去今七十二世，内有碑，为村人埋匿。”安生掘地求之，不得，连年讼焉。冀州长史郑大喧判曰：“七十二世，乃羲皇上人；河南将军，晋无此号。”安生率其族向冢而号。

束带耕田

原平墓下有数十亩田，不属原平。每农月，耕者袒裸。原平不欲使慢其坟墓，乃归卖家资，买此田。三农之月，辄束带垂泣，躬自耕垦。

束带应兄语

刘祭酒弟璉，方轨正直。祭酒尝夜呼璉，欲与共语。璉不

《玉箫女两世姻缘》

杂剧 元乔吉作





时答，下床著衣立，然后应。祭酒怪其久。璉曰：“向束带未竟。”

王、刘庄卧

王文公凝靖修重，德冠当世。每就寝息，必叉手而卧，以梦寐中恐见先灵也。
五代刘词，常被甲枕戈而卧。谓人曰：“吾以此取富贵，岂可一日辄忘？”

敬 妻

樊英尝病卧便室中，英妻遣婢拜问，英答拜。或问之，英曰：“妻，齐也。”
唐薛昌绪与妻会，必有礼容，先命女仆通语再三，然后秉烛造室，至于高谈虚论，茶果而退。或欲就宿，必请曰：“某以继嗣事重，辄欲卜其嘉会。”候报可，方入，礼亦如之。

妻犯斋禁

周太常泽，字稚都，清洁守礼。尝卧病斋宫，妻窥问所苦，周以为干犯斋禁，大怒，收送诏狱。时人为之语曰：“生世不谐，作太常妻。一岁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斋，一日不斋醉如泥！”

《百忌历》

李戴仁性迂缓，娶阎氏，年甚少，与之异室，私约曰：“有兴则见。”一夕，阎忽叩户。戴仁急取《百忌历》看之，大惊曰：“今夜河魁在房，不可行事，谢到而已。”阎惭去。

拱手对妾

温公未有子，清河郡君为置一妾，一日乘间俾盛饰送入书房，公略不顾。妾思所以尝之，取一帙问曰：“中丞，此是何书？”公拱手庄色对曰：“此是《尚书》。”妾乃逡巡而退。

问安、求嗣

《国朝史余》云，陈献章入内室，必请命于太夫人，曰：“献章求嗣。”顾主事余庆面质之，因正色曰：“是何言？太夫人孀妇也！”陈嘿然。常熟周木，尝朝叩父寝室。父问谁，曰：“周木问安。”父不应。顷之，又往，曰：“周木问安。”父怒起，叱之曰：“老人酣寝，何用问为？”时人取以为对，曰：“周木问安，献章求嗣。”

不近妓

王琨性谨慎。颜师伯豪贵，设女乐耍琨，酒炙皆命妓传行。每及琨席，必令致床上，回面避之，俟其去，方敢饮啖。

蔡君谟守福唐时，会李太伯与陈烈于望海亭，以歌者侑酒，方举板一拍，陈惊怖越席，攀木逾墙而去。

杨忠襄公邦乂，少处郡痒，足不涉茶房酒肆。同舍欲坏其守，拉之出饮，托言朋旧家，实娼馆也。公初不疑，酒数行，娼艳妆而出。公愕然趋归，取其衣焚之，流涕自责。

心中有妓

两程夫子赴一士夫宴，有妓侑觞。伊川拂衣起，明道尽欢而罢。次日，伊川过明道斋中，愠犹未解。明道曰：“昨日座中有妓，吾心中却无妓。今日斋中无妓，汝心中却有妓。”伊川自谓不及。

欲黥妓面

江东有县尹，欲黥妓女之面，以息海淫之风。咨访邑中长者，曰：“曾伏观祖训有云：子孙做皇帝，不用黥刺刖割闭割之刑，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犯人凌迟，全家处死。”县尹乃悚然流汗，事遂寝。